



株洲味

猪油拌饭

宋才蓬

我不是老饕。几十年粗茶淡饭下来,小时候吃过的猪油拌饭,总叫人忘不了。

上世纪50年代读小学时,母亲隔些日子便会去肉店买回几斤猪板油,灶火上菜锅熔炼了后,搪瓷缸盛了储存,天冷时构成乳白色胶状,天热时稠黏中略带黄色的液态样。待做菜中间,无论什么青菜出锅前,母亲必舀上一小匙猪油与菜再翻炒一会儿几出出锅铲入碗碟。青菜油汪汪的分外嫩鲜,尤其是菜油开腌菜汤来上那么一小匙,整个汤的滋味和肉汤好有一比,食之欲罢不能。

那时年少好动,每每中午放学,人给饿得心慌抓狂,一进家门,即直奔厨房嚷着:妈妈,什么时候呷饭呀?母亲闻信,连忙停下手中活计,净手抹了只小饭碗,去“饭鼓子”饭瓢挖出一碗蒸腾热气的白米饭,接着用筷子去那猪油缸子里挑一筷子猪油(天热时用调羹舀些)加入米饭中,再滴上酱油后(或放点白砂糖),立马用筷子搅拌均匀,米饭呈均匀亮黄色,递予我说:看你个急小猴样范,去,先压压饿性,菜很快炒好了,等你爸下班回来就开餐。

我端着碗赶紧扒一边,碗中的米饭喷香,我的小小胃口一下子火力全开,筷子迅速扒拉,米饭入口来不及咀嚼,随之被吞入喉,不浪费呀什么的。如此的猪油拌饭,不仅具有猪油浓香,而且使米饭格外韵味,更重要的是有它垫底,解馋过瘾。很快,我的饭碗见了底,吧吧吧吧吧吧举着空碗对母亲说:妈妈,替我再再来一碗……

吃了猪油拌饭,加之中餐的饱食,任下午下课后都是元气充沛,拳打脚踢精神头旺得很。

另外,炼猪板油沥出的油渣融融的,母亲除了点缀汤菜外,再是蒸点糯米饭,擀点面皮,用油渣混搅糯米饭成团入面皮包做烧卖,出笼屉烧卖那个糯香气柔软中带劲道,别提一口气吃三五五个不在话下,每回非撑个肚皮滚圆方刹车。

其实,我最盼望的还是母亲买回的肥肉炼的猪油,比板油炼的硬耐多了,而且拌出的米饭更香醇更浓郁更有况味。特别是,肥肉炼出猪油后的油渣,肥瘦自卷成小坨,母亲撒上点细盐,趁热筷子拌了,盘或碗中盘几碟,端去窗台上晾起。自己逮机会会去那盘或碗中抓几坨过过瘾,越嚼越香越脆且耐牙。母亲随后油渣炒的豆豉辣椒大蒜,成了当日中晚餐的主打菜,家中每人用它下几碗饭的,进而成为家庭菜谱上的名菜,一遇机缘母亲炼猪油,肯定打一回牙祭。

猪油拌饭传承下来,我往往会在中餐前自个儿鼓捣一碗猪油拌饭,站在家门口细嚼慢咽,惬意惹起隔壁邻舍嫉妒议论纷纷。读中学时,适逢过苦日子,母亲说:家里没猪油,你用酱油拌饭试试。一试,虽黑不溜秋的不带着相,但确实别有风味。母亲说:你放那么多酱油干什么,酱油也是油,你怕不要钱买?

之后,参加工作吃食堂,成家后妻子下厨,就再也没有吃过猪油拌饭了;老了,偶尔想起做起来那么一口,又有痛痒须忌语,只得忍痛割爱,以至多年不识猪油拌饭的滋味儿了,徒叹奈何:妻子偶尔买回的猪肉剔出肥肉炼油,仅作炒菜用,妻说:猪油拌饭想都别想!

人是个奇怪的动物,越是没的越是想,尤其是食欲来了,门板都挡不住。真还别说,有时候想什么来什么。前日女婿请我们江边一店子晚餐,酒半,女服务员上了一个不锈钢圆桶,女婿轻车熟路帮我们每人盛上一小碗,哈哈,原来是猪油拌饭!饭粒颗颗拥挤,油光闪闪,女婿即用调羹将红烧肉的油汤分发每人碗中,说自个儿搅拌搅拌。还未捧碗,食兴顿起,这个时候说我是老饕,我不会反对的,久违的贪婪回来了,食罢,又叫女婿来了一碗。

这样,次日喋吟自是高了,饱和脂肪酸作祟起来。当然,我宁愿吃药也不后悔,谁叫我好这一口呢?现在,写这篇小文时,我正吧吧吧吧吧吧,回味着那挡不住的诱惑,回味着那个猪油拌饭——妈妈的味道。

株洲调

童谣里的株洲话

倪锐

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那天,父母都不在家,表姐带着我们几姊妹在家玩。当兵回家探亲的如意叔叔来了,他是父亲的徒弟,他问我们“厕所在哪里?”我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答得上来,最后,如意叔叔跑到我家屋后解了,解决了他的应急事件。如意叔叔走后,表姐才恍然大悟,“哦!他说的厕所就是茅厕。”这就是老株洲人,只懂土得掉渣的方言,除了自己明白,外人一头雾水。

一些家喻户晓的童谣,充分体现了咱大株洲人的可爱,也可以从中学习很多有趣的方言。最为大家喜闻乐见的是:“月亮把把,抖里坐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抖里坐个奶奶,奶奶出来绣花,绣扎把把,把把跌得井里,变扎嘎嘎,嘎嘎脚脚,变扎喜鹊,喜鹊上许,变扎斑斑,斑斑举子咕咕,和尚打豆腐,豆腐一不渣,和尚恰把把,把把一不亮,和尚恰菱壳,菱壳两头尖,和尚上哒天。”从这一首方言童谣中,我们就可以找出很多株洲特有的方言。比如“里面”就说“抖里”,爷爷就喊“爹爹”,青蛙即是“嘎嘎”,“树”要念成“许”,“一只”就是“一扎”,“斑斑”为“斑举”,“吃”就是“恰”。

还有一首短童谣:“吊吊子手,好朋友,上该走,碰扎老狗,我冒亮心,它啊我一口。”这里的“吊吊子手”就是牵着手摇来摆去的意思,“该”是“街”,“上该”也就是去逛街,“冒亮心”就是“没有想到,没有防备”,“啊”这里是第四声,“哎”一口的意思,这首童谣描述的是两位好朋友,手牵着手上街,碰到了一只狗,没想到被狗咬了一口。我们小时候,就经常牵着好朋友的手,边走边念唱。

调皮的儿童,特别是男孩子,喜欢掏出家伙对着门外撒尿,这有着一首童谣是这样描述的:“哦尿嘻嘻,哦尿该基,噤死一扎闹鸡。”“哦”第一声,拉尿拉屎的“拉”的意思,“哦”就是“过”,“该基”就是门前的台阶,“噤”第四声,就是“烫”。这首方言童谣把一个调皮的男孩描绘得活灵活现。

遇到男孩子在池塘里游泳时,女孩子也皮,也会在岸上呼啦啦唱童谣:“某某袄,穿棉袄,十二月天气洗朗许澡,嗷洞嗷洞浸死了。”这女孩子调皮皮来也没男孩子什么事了,而且口不择言,童言无忌。株洲人就说某人“袄”,就是指那个人很笨,“洗朗许澡”就是游泳,“嗷洞嗷洞”是拟声词,“浸”就是“淹”。这株洲的女子,从小就“不夹塞”(都为第一声),这方言“不夹塞”就是不示弱,不一般的意。

还有很多的株洲特色方言,比如“吃饭”为“搞饭”、“为什么”为“哦改”,“睡觉”为“因告”,“父亲”为“牙老子”,“母亲”为“娘老子”,“妈妈”(这个姆是闭着嘴巴发音的),“爷爷”为“爹爹”,“奶奶”为“姨婆”,“男孩”为“牙儿”,“女孩”为“妹儿”,“上厕所”为“解大手”,“上厕所”为“解小手”,“怀孕”叫“联抖”,“傻瓜”叫“哈利油”,牌桌子上赌博输了钱叫“恰嘴盐哒”,输光了叫“脱腿了”,“配合”叫“接硬”,“挨柳”叫“个”,“骗子”叫“撮把子”,“丢脸”叫“拌式样”,“糟糕”叫“页哒卵”,“开始”叫“架场”,“收拾”叫“恰场”,还有那调皮孩子居然叫“添腿子”,太多太多的地方方言,不一而足,有趣又韵味,很多连声调都标不出,只有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才说得出口味味道。

“雷人”的株洲方言,经常让外地人找不着北,但本地人却乐此不疲,特别是老年人,始终保持本土方言特色。但渐渐地,年轻人外出求学工作的多了,说话也就越来越洋气了。新一代小孩子,则一律说起了普通话。其实,株洲方言有其地方特色,值得保护。想学的,建议从童谣开始。

漫谈

为什么女人爱穿高跟鞋

罗玉珍

这是个很小的店铺,比我家杂物间还小,生意主要是修鞋、配钥匙,好像还改衣服、修点别的小玩意儿,具体是什么我搞不清。那么小的单间里密密麻麻堆积着各种各样的东西,配钥匙修鞋的工具,一些机械小零件,生活小用品,瓶瓶罐罐,连角落里都是破铜烂铁边角料,大概都是些修理时用得上的东西。还有些看上去垃圾一样的东西,不知道能拿来做什么,就连悬挂在墙壁2/3处的黑白小电视都像从垃圾场捡回来的,但那个电视质量好,少说用了十年,几乎每次路过都能看到上面在放电影,主要是香港武侠电影,很沧桑,但很有人情味,让这个小小地方热闹了起来。

记得有一回在等配钥匙的时候老板居然向我推荐起一种类似清凉油的东西,还有什么蛇油膏,风湿膏,狗皮膏药,说是老家山中老中医研制的,帮人家老先生卖。我看了看,觉得很有意思,包装普通,闻起来中药味很浓,但没有买。

老板夫妇两个十分朴素,脸上总是挂着怡然自得的笑容。

有一天我去那个店里配钥匙,一个很胖的妇女一瘸一拐走进来,要老板给她修鞋,她的高跟鞋掉了一只鞋跟。这是双非常秀气和小巧的鞋子,像二十来岁的小美女们穿着参加聚会时的那种,但我眼前的这个女人少说有160斤,我不是说她不好看,她五官挺美的,年轻时一定也是个美丽的小美女,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份对比,我惊诧这么尖细的鞋跟和小巧的鞋面居然能如此精妙地托起世上那些高大或胖重的女人,真是伟大的发明啊。当然了,也许鞋跟和鞋子想要摆脱她的体重,所以垮掉了。但那

杂文

她们为啥越来越不想生娃了?

杏子

不久前,我因工作的关系采访了株洲市人民医院的妇科的黄医生。这位有20多年临床经验、自己也是女人的资深医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现在的女人大不容易了,别说身体上要经历经期、孕期、产后、更年期激素分泌的“抛物线”变化,绝大部分生活上还要照顾家庭、赚钱养家,“怪不得现在的女人越来越不想生娃……”

这位医生的观点,也许给“近年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这一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维度。

自放开二胎以来,我国相继在2015年、2017年迎来了单独二胎、全面二胎出生峰值年,但适龄妇女生育率(即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生育的子女总数)已经跌至1.20,远低于国家卫健委的预期。湖南情况也不容乐观。作为人口大省,2021年,全省6440万人口,新生儿出生人数不到60万,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

“愿不愿、想不想生孩子”是年轻人的主观意愿,但任何主观意愿背后都是客观因素作用的逻辑。年初,清华大学教授彭凯平表示,年轻人不愿生孩子有几个客观原因:房子太贵、工资太少、社会压力太大。他呼吁,国家要持续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进行房价调控、落实教育“双减”等,从而让年轻人感受到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过得更幸福,激发他们想结婚、想生孩子的“意愿”。

彭凯平的观点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赞同,但黄医生的观点也提醒我们,生育孩子涉及诸多方面的复杂决策,远不止是“生活好了,就愿意生了”这么简单逻辑。

还只穿着高跟鞋的脚确实秀气了不少,漂亮的鞋子是脚的装饰品。任何人无法对一个朴素且爱美的女人产生厌烦,爱美是她们天性、她们的义务,是她们权利和特长,爱美之心使她们更美。

她说,这是我最爱的一双鞋,是我老公送的。

看出来了,这个鞋穿了很久吧。

是的,谈恋爱的时候买的,快十年了。

那很久了,但款式没过时呢。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穿在脚上也很舒服。有几年没穿,生完孩子有点水肿,那时候事情多,也不穿高跟鞋。

嗯,这个鞋不错。

是真皮的。

确实,确实是真皮。我修过很多这类鞋子,修过很多高跟鞋。

现在没有多少人修鞋吧。

仍然有呢。我换过的鞋子太多了。哈哈哈哈哈。胖胖的女人大笑起来。

她肯定是个特别开明的人。

老板做事麻利,很快就修好了那女人的皮鞋。她穿上鞋子在窄小的屋子里转了一下,高兴地说了一声谢谢,打着伞走进雨中。这么看来,她穿着高跟鞋的样子非常优雅,仿佛也没那么胖了。

理解女人们为什么爱穿高跟鞋了,因为美。真是奇妙啊,两根纤细的鞋跟,只有竹筒子那么细,将一个如此敦实沉重的胖女人优雅稳固地托起在下着大雨的春天,她走得特别稳特别轻盈特别快。你不得不说她虽然胖,但却是一个真正可爱幸福的女人。

高跟鞋真是伟大的发明,高跟鞋完美地属于女人。

事实上,在适龄妇女生育率上,低迷的不仅有中国,整个东亚差不多都是如此。比如韩国,不久前该国公布的数字显示,韩国生育率已跌至0.9,跌破1.0的“人口防线”;2018年全世界224个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最低的六个席位中,东亚包揽五席,垫底的新加坡只有0.83!所以,我认为,东亚生育率集体走低不是巧合,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文化因素的。

以中国为例,我们的文化传统带有浓厚家族主义传统,其中男权的家庭构造,啃老、父母过度照顾子女等现象,对女性不友好。但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特别是上一个人口时期,即计划生育时代的到来,中国有大量女性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进入职场,女性权利意识提升,开始更多使用避孕措施来夺回对生育的自主权。

这种矛盾可能加剧了当代女性不想生娃的结果。所以,我认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是一个家庭,除了将适龄青年视为一个整体来调查外,还应分性别考量适龄女性的诉求,毕竟子宫长在她们身上。她们愿意,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所以,各位有没有想过,很多中国女性,特别是职场女性只是用“生不起”为“不想生”找借口。因为,在我们的身边,绝大多数女人一旦生了孩子,就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照顾孩子和家庭,这不得不一定程度上牺牲自己的职场机会,甚至是一部分自我。但“我”首先是“我”,而非“母亲”或者“妻子”。

随笔

我的幸福

董勤

不知不觉,疫情进入第三年了,这几年疫情深入了我们的生活,所以再谈幸福似乎觉得没有必要,但是转而一想,又觉得在这样的日子里,谈幸福更加必要了。

幸福是什么样子的?无法形容。我在课堂上跟学生开玩笑,说我也不可能布置一道作业让你们下次课每人带一斤幸福来,学生哄笑,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幸福看不见摸不着然而我们又实实在在能感受到它的存在。有人把冬天清晨被第一缕阳光照到视为幸福;有人把淅淅沥沥的雨,手捧一杯热气腾腾的茶,看烟雨茫茫视为幸福;有人可能格局大一些,把看到国家越来越强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视为幸福。当然这都是可以的,我们无法定义幸福,它也许等于快乐,但比快乐多一点;它也许等于满足,但比满足少一点,都是可以的。想一想,感受不到幸福的人是多么可悲,那是受尽了多少苦难,但人的一生总会有幸福的一刻吧。

去年冬天仗具降温,让人感到寒意。那天中午我进校园,走到明志楼拐角处时,突然一股浓郁的桂花香扑入了我的鼻腔,我有些惊讶,因为眼看着要元旦了,天寒地冻,怎么会有桂花香呢?我停下脚步,细细一闻,确实是桂花香。好奇心一下子上了来了,我循着桂花香往右侧树木丛里打量,果然找到了一株桂花树。树并不高,比我高一点而已,枝叶葱郁,枝叶间竟然点缀着闪闪烁烁的鹅黄色桂花,凑近了闻,香气更加浓郁了。当时心里就涌起了一阵喜悦,我想,这株冬天开花的桂花树是不是只有我看到了呢?或者说是不是只有我被它吸引过来进而为它惊叹了呢?这样想着,情绪就变得精彩起来。

我把它上上下下左右反复打量,像打量一个躲藏在角落里的调皮学生,我甚至想问:“你为什么不去教堂上课而要躲在这里呢?”我特别想喊更多人和我一起欣赏这棵桂花树,它给这么一个偶然的冬天带来了惊喜。我看了很久才离开,心里带着快乐,也许,也带着幸福。

看过一些新闻,说现代人幸福指数低。按理来说,现代社会物质这么丰富,生活条件这么优越,理应收获成倍幸福,但事实恰恰相反,这是为什么呢?幸福其实与物质或者生活条件关系不大呢?或许有可能。

我小时候一直生活在农村,那家室穷,条件不好,住的是老旧的土坯房,白墙黑瓦,一下雨,瓦缝就会往屋里漏雨,漏雨的地方摆上了塑料盆子和铁桶,叮叮当当的。我听着彻夜响着的雨声,闻着那湿润的雨水气息,心里却觉得满满幸福,老师说这叫“少年不识愁滋味”。有时白天站在檐下,眺望前方碧绿的田野,雨幕朦胧,我也能看到出神。瓦沿往地面落着水滴,连成了一排雨水做成的珠帘,我不时伸手接一捧水,然后冷不丁往墙角眯着眼睛睡觉的小黑狗身上泼去,让它惊得一下子站了起来,看到我恶作剧,摇摇脑袋,抖抖身上的水花走到屋里去了,这样我也觉得挺幸福。总觉得幸福就是那么随意,好像无处不在,想要幸福了,幸福它自己就“咣溜”一下到了我怀里。

十岁生日那天,一大早起上学,妈妈说:“今天长尾巴啦!”我做个鬼脸:“还不是要上学啊!”吃完早饭到学校上学,中午放学回家吃饭,那时上的是村里的小学,走着路就到了,不算远。一条小路穿过稻田就是我家,我的生日是秋天,正赶上稻子成熟的季节。

走在田间小路上,两旁金色稻田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金光,格外耀眼。风吹着稻禾,稻禾起伏形成了稻浪,此起彼伏,特别壮观。风吹动着稻禾,稻禾传来簌簌的响声,似乎带着悦耳的节奏。风慢慢地吹拂着稻田,随着风一阵又一阵稻子和田野的气息混杂在一起,令人身心畅快。我走得很慢,手摸着沉甸甸的稻穗,天空蓝得像大海,云白得像天鹅,我仿佛坐在一艘小船上,慢慢悠悠向家里划去。

远远的,看到家门口站着一些人,谁啊,我心生疑惑。到了家门口,一瞧,原来是叔叔伯伯、婶婶阿姨、几位姑姑到了我家。看到我一个个笑呵呵的,这个说:“长尾巴了哟!”那个说:“看看尾巴长了多长了?”……把我窘得不行,还好大姑一把攥住我的手,把我拉到我的房间,又轻轻把门带上,我心里好奇怪,什么事啊?这么神秘的。

大姑笑吟吟地看我一眼,手指往书桌上一指:“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顺着大姑手指头一看,我顿时眼睛睁得大大的,桌子上赫然摆着两个小蛋糕。对于那时我们的家庭条件而言,蛋糕可是奢侈至极的礼物了,我十岁之前可是做梦也梦不到的啊!当时我一手托着一个蛋糕,直怀疑是不是在做梦,直到确认了是真实,不是做梦,我才心里像开了花一样,就差仰天大笑三声。我蹦蹦跳跳,不亦乐乎。那一刻的幸福仿佛成了实实在在的东西,它紧紧地把我包裹住,让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幸福是什么?一千人有一千人的看法,有人叹幸福难得,有人说幸福难找,不过我觉得它始终就在我们身边,无需费尽心力去寻。幸福就是一颗深藏在我们内心的种子,平常也许不知道它的存在,但它自然会在某一个日子,某一个时刻萌芽,绽放出一朵美丽的花。也许在你今天吃了一顿家人做的美味饭菜,幸福就已经破壳而出了,蝴蝶一样。